

魁 鏡

黑龍江
武山版社



魅 镜

原著 李涵秋

校订 陈爱燕 张兴华
张 文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马秀娟

封面设计：王祖珍

封面题签：李肇实

魅 镜

Mei jing

原著 李涵秋 校订 陈爱燕 张兴华 张 文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15 12/16

字数，320,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07-01652-2/I·337

定价：6.90 元

出版前言

《魅镜》是我国二三十年代著名黑幕派小说家李涵秋的代表作。1922年出版以来，至1935年已第十次再版，曾风靡国内，畅销海外。它以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围绕着金钱的争夺及两家富绅儿女婚姻为线索，展示出民国初年的乱世风情。书中的各种人物，如乡绅富户、军政要人、乞丐妓女、僧人尼姑、流氓地痞、土匪盗贼、恶奴悍妇等，无不道貌岸然，而又男盗女娼。他们绞尽脑汁，施展万般鬼蜮伎俩，布重重陷阱，设层层圈套，明争暗斗，巧取豪夺，致使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弄得七颠八倒，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妇死去活来。从而演出了一幕幕令人震惊不已而又啼笑皆非的人间丑剧，暴露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与道德的沦丧。同时，也以身怀绝技的社会党魁袁杰奔走风尘，网罗江湖豪杰，倡办实业，推广教育，振兴中国，救人危难为线索，提倡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本书情节离奇，布局热闹，笔墨诙谐，语言辛辣。描写恶官僚之阴险，小政客之圆滑，奸徒恶棍之狡诈，恶奴悍妇之刁顽，才子佳人之痴情，无不绘声绘色，唯妙唯肖，跃然纸上。它对社会上一切丑恶与腐朽现象的揭露与鞭鞑，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它象一面镜子，警醒世人，将形形色色的

魑魅魍魉，照耀得无以遁形。

鉴于本书是民国年间的刊本，错字与颠倒之处甚多，这次重版均直接予以改正。

校订者 于一九九〇年

目 录

- 第 一 回 泣穷途雪夜酿幽酸
论均产风尘惊奇遇…………… (1)
- 第 二 回 训义方泪溢金樽
索巨款魂飞铁弹…………… (14)
- 第 三 回 孝里赶悼礼反称行礼
镜中影多情却似无情…………… (31)
- 第 四 回 螳捕蝉侦探施妙手
蛇吞象强盗没良心…………… (47)
- 第 五 回 窃余香书痴眠绣榻
施诡计节妇建牌坊…………… (61)
- 第 六 回 春思缠绵小诗贾祸
夜凉缱绻艳曲销魂…………… (75)
- 第 七 回 失票据老妇发狂
得横财丑妻卖俏…………… (89)
- 第 八 回 触娇嗔红闺小语
施狡术黑夜圆光…………… (103)
- 第 九 回 普陀山挟妓进香
玄妙观寻师肇祸…………… (126)
- 第 十 回 叙艳史旧事忆从头
拾坠欢故人重握手…………… (145)

第十一回	开大会妙语论公妻 解重围无心逢旧友·····	(179)
第十二回	舐目疾密室媚干娘 关亡魂庵堂认义子·····	(204)
第十三回	缱绻香丝人歌赤凤 妻菲贝锦我怨青蝇·····	(241)
第十四回	鹤善堂欢联姊舅 养光院号召生徒·····	(267)
第十五回	火烧藏书楼书生脱险 尘封荐福寺娇女潜踪·····	(292)
第十六回	走昆仑荒江挈双美 选总统香国宴群花·····	(323)
第十七回	攫重疾陌路感萧郎 哭歧途旅斋惊恶客·····	(358)
第十八回	拾坠欢败子回头 误自由娇娃失足·····	(396)
第十九回	不贪为宝天富善人 指盗作奸官惩淫妇·····	(431)
第二十回	寓劝于惩镜无遁影 安良锄暴魅尽潜形·····	(464)

第一回 泣穷途雪夜酿幽酸 论均产风尘惊奇遇

民国成立，新学流行，在这个当儿，大约无论什么人都知道文明发达，那些三纲五常、礼义廉耻，万万不合时趋，须把来唾弃得干干净净。先前还不过是滨海地方士大夫得风气之先，实行提倡。近年来更觉风发云涌，文化所被，渐渐由南而北，虽荒僻所在，囿于一隅，有几个丑陋之夫，野蛮成性，他们也窥探得其中奥妙，知道不改头换面，不足以逃天演而竞生存。至于这其中情节，为真为幻，流弊所极，是祸是福，著书的这支笔，只有替他们铺张的能力，却没有替他们论断的功夫。好在读书诸君，都是明眼的人，自能于言外得其微旨，若必俟在下明说出来，倒反觉得笨伯了。

且说江苏省北有一座宿迁县城，离县城十里多远，本来有一所村落。自从辛亥那年，全国汹汹，清江以上闹着十三协的兵变，虽然立时扑灭，而游兵散勇东奔西窜，到处抢掠，这一所村落，也就变为丘墟，人烟稀少，到了今日，益发成了一个盗贼出没的所在。

这一年隆冬，天气异常寒冷，又接连下了几场大雪。那道路上，不但没有行人，简直连野兽的影子，都不瞧见一个。

黄沙白雪，萧瑟可怜。这村庄中间，原有一座古关帝庙。在那承平时，有好些僧人依赖庙中香火度活，无如近几年来，村人都逃亡殆尽，那些僧侣更无从觅食，免不得风流云散。只剩得数椽瓦屋，巍然矗立在那冰天雪窖之中，廊庑下有几株合抱不来的大树，都被那些寒鸦占据着，唧唧哑哑的在那里乱叫。

不料这一天除夕，忽然庙里走进两个彪形大汉，垂头丧气，一步踱似一步，跨上台阶，将衣服上的雪花儿抖了几抖，便老实席地坐着。瞧他们年纪，一个约莫三十几岁，生得豹头环眼，凶恶异常；一个年纪轻些，却是瘦瓜子脸儿，面目白净，净的倒还不十分难看。彼此坐了好一会，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也不开口。看看天色又晚下来，殿上又没有灯火，幸喜天井里雪积得多了，照着他们褴褛样儿，也还约略可辨。良久，方才听见那个大汉，长长叹了一口气，望着瘦脸的冷冷问道：“小燕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那个瘦脸也就哭丧着一副面庞，低低答道：“魁哥，又来同我闹玩笑了。适才我不是同魁哥讲的，今天便是守岁日子。那些有钱的富户，在这天夜里，成大盘的肥肉，成大碗的老酒，烤着火儿，有谈有笑，好不适意呢！”那大汉又说道：“可又来，他们也是个人，我们也是个人，怎么他们就该这样适意，我们就该这样受罪？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们住着高楼大屋，还怕寒冷，没的弄些火来烤着。我们坐在这四面透风的地方，一根一根骨节里，都被那寒嗖嗖的风刀儿搜剔尽了，莫说没处寻一杯老酒，来温一温五脏，若是从此刻冻起，冻到明年新岁元旦，还不知我们这两条苦命，有是没有？想起老天来，也未免心

肠忒偏些儿了！”那个瘦脸听到此处，鼻孔里已有些哽咽声音，几乎要淌下眼泪来。刚待答话，忽然从耳朵里，听见一阵驴蹄子响，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向外面伸头一看。

原来从庙外走入一个秃头和尚，头上戴着斗篷，颤巍巍的被雪都遮满了，左手执着鞭子，右手牵着一匹黑驴，驴背上压满了好些油布口袋，看那口袋里累累赘赘的象煞有许多物件。和尚本不知道殿上有人，匆匆的只顾踏着乱雪走进。蓦一抬头，从黑影里看见那两个汉子，更不向他们打话，见左廊下尚有隙地，他早带转缰绳，重行下了台阶，将驴子系在廊庑柱子底下，取出一幅破毡子，向地上一铺。一会儿功夫，在口袋里左掏右摸，将那些洋铁炉子、洋铁罐子，堆积在面前，倒好占了有几尺远近，又将火油热腾腾的点起来，顿时看香喷溢。那和尚只顾尽性饱痰。还有一桩最可艳羡的，不省那秃厮在几时装了一葫芦的好酒，这会子套着嘴唇，咕嘟咕嘟，好象长鲸吸川的样儿，喝个不住。那黑驴见它主人这样快乐，它也扭转它的长颈项，啃那朽柱子，四个蹄儿只管格蹬格蹬的在那里作响。

此时直把殿上那两个汉子，都望得呆了。在下不敢编谎，少说些，那两个汉子的馋涎，已经从口角边，流得满衣襟上淋漓透湿。一时按捺不得，那个大汉早附着瘦脸的耳朵说道：“你瞧见没有？亘耐这秃厮好生无礼！如何有这许多酒菜，也不请一请客儿，只顾向肚腹里去塞？若再耽延下去，万一被那秃厮吃光了，我们如何还有希望？小燕哥，你装着没事样子，且在这里坐一坐，让我赶快将这秃厮结果了，有这酒菜，尽够我们好好的守岁呢。”那个瘦脸听他这话，不禁笑

逐渐开，早从身底下掣出一根三尺多长的枣木棍儿，轻轻递在那大汉手里，说道：“魁哥，你老手须放辣些，千万不可吃秃厮逃走了！”

那个大汉答应了一句，早就蹑手蹑脚，将棍子藏在身后，觑近那和尚坐的所在，暗笑：“那和尚该当命绝，偏生早将那斗篷脱放在地，光滑滑的一颗脑袋露在外面，只须掂着我这棍尖儿，包管这光头是稀糊歹烂。”那大汉越想越是得意，举起那无情木棍，恶狠狠的使劲向光头上一击，只听得“哎哟”一声，扑通倒了。

瘦脸汉子在殿上听见这样声息，知道大功业已告成，笑得直跳起来，忙忙的跑得近前，一路走还一路喊着：“魁哥！魁哥！留点酒肴给兄弟尝尝，你须不可独自享受完了，依旧放兄弟在这里挨饿！”说时迟，那时快，刚走到那大汉身边，只见那大汉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不住的嚷痛。原来他那枣木棍子使得太猛，人家倒不曾怎样，转将自己的手腕震得麻木了，所以只管在这里“哎唷唷，哎呵呵”尽喊。

瘦脸汉子吓了一跳，再向那和尚望一望，不是好端端的还坐在地上文风不动？及至见那瘦脸汉子到来，他方才用手向光头上摸了一摸，放下一副正经面孔，冷冷的向他们问道：“奇呀！我同二位从来不曾闹过玩笑，怎么冷不防，给我这一棍子？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其实象这样打几下子，原算不得什么，但讲到礼尚往来，你们打了我，我也该还敬几棍，方不负你们的来意。”一面说，一面早从袋子里取出一根铁钎短棍，拈在手里，轻轻向地下一插，已插入半截。

那瘦脸汉子此时已知道这和尚不是等闲人物，却好那大

汉也“哼哼唧唧”的爬将起来，不由“扑通”跪在和尚面前，哀告道：“弟兄们委实因为饿得难受，瞧见和尚的大酒大肉，想分点来润润馋吻。不图和尚是天上的人，多有冒犯。和尚若肯慈悲，便请赐些残炙。至于尊棍，弟兄们万不敢当，怕碰着它，便是个死命。”那和尚听他们这番话，不觉哈哈大笑，说道：“彼此都是同胞，这点点儿酒肉，你们要吃，正不妨明说。幸喜我这光头还算结实，万一被你们捞着了，岂不是只有你们吃的，我和尚连吃酒肉的家伙都没有了？你们的心肠却未免太狠毒了些。罢！罢！既照这样讲，我有的酒肉很多，就奉请二位一醉，彼此好消遣这样良夜。”说毕，又从那些口袋里，大一罐，小一罐，捧出许多食物，摆来铺列在地。那个大汉同瘦脸汉子欢喜不尽，早跳起身子，席地而坐，也不询问和尚的法号，只顾狼吞虎咽，尽着性子饱啖。

和尚瞧他们这种模样，心中暗暗称羨，便趁势向他们问道：“我瞧二位形状，也还算得起一个好汉，如何连一顿饱饭都寻觅不出，跑向这古庙里度岁？平时你们究竟做什么生业？我同二位虽然是萍水相遇，也须得留个名姓给我知道，将来会着，好做一个纪念。”

和尚只顾说，那个大汉还是只顾嚼吃，没有功夫回他的话。还是那个瘦脸汉子略斯文些，忙笑着答道：“我们这位魁哥，他姓卢，人都喊他卢魁，平时同一般弟兄们做些买卖私盐的勾当。不幸近来徐海一带被军队守得严密，简直绝了我们的道路，弟兄们因此失业的很是不少。营里也有好些相识朋友，几次招我们去入伙。我们想起来，入伙之后，一者对不住死去的弟兄，二者因为他们营里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为

非作歹。与其随同他们去奸淫掳掠，还不如我们自成一党，便不幸犯了事，也还觉得光明正大些。天寒岁暮，没有私盐可卖，我同魁哥只好将就些，藏在人家坟墓旁边，遇有孤身客人……”说到这里，顺手便从地上将那根三尺来长的枣木棍儿，拈得起来，举给和尚看道：“我们便给他夹脑袋一下子，腰里的银钱，身上的衣服，一古拢儿取来，给我们使用。这几日大家忙着过年，雪又利害，路上的人迹都稀少了。今天同魁哥等了好一会子，也不曾遇着一点买卖，不得已，跑来这庙里闲坐，只好等度了新岁，再作计较。”

那瘦脸汉子说一句，和尚便点一点头，接着说道：“他叫卢魁，我已知道了，你呢？”卢魁这时候已经吃得一饱，正用双手摩着肚皮咳气，听见和尚问到这里，忙抢着说道：“你和尚不要瞧不起他。他在平时若是吃得饱了，他有本领，用一杆洋枪，莫说拿去打人是百发百中，便是在半空里飞的虫蚊儿，他细眯着眼睛，要打它那里，便打它那里，没有一分儿讹错。弟兄们都喊着做《水浒》上的那个燕青，好在他又姓燕。他还有一个妹子，叫做燕双双，在镇江地方当着婊子，好不有钱！小燕哥只是性气不好，他偏不肯去疼恼他那妹子，偏愿意跟着我老魁忍饿，不然，他早就发财了。好和尚，我真个佩服你！我们这一根枣木棍儿，也不知在上面完结了许多性命，怎生打在你的光头上，象是石头似的一下子下去，你的头不疼，反震得我的虎口疼的要死，我怕你这和尚真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们这北边一带地方，尽有些利害的汉子，谁还赶得上你？平时又不曾遇见你过，你究竟打从哪里跑来的？为甚也赶入这庙里来歇脚？”

那和尚听见他这番话，只是尽着微笑，后来因为那大汉问他的踪迹，忙笑着道：“停一会等我来告诉你们，但是我们此刻都算是吃饱了，可怜我那匹驴子，还不曾给它些草料，二位若是有法子想，把来牵到哪里喂一喂才好。”那个瘦脸汉子笑道：“有，有，有，不瞒和尚说，这所古庙本是弟兄们聚集议事的所在，平时尽有好些牲口来来往往，都赶向后面一个空院里，有现成的马槽，草是时刻不能缺少的。这件勾当，让兄弟替和尚效力罢。”说着，早跳起身子，走近柱子旁边，匆匆将缰绳解放下来，牵入后面去了。

不多一会，重行转至虎下听他们讲话，只见那和尚指手划脚的在那里说道：“一个孤身客人，他又不曾防备你们，吃你们这一闷棍，自然是死多活少。但是做强盗的人也须讲一讲道义，象你们这样老远做下去，不但埋没一身，而且任是掏摸人几文，也很有限，还落得一个欺凌孤客的罪名，亏你们还口口声声的自称好汉。比如适才你便将我这和尚打死了，所得的不过我剩下来的这些酒肉，今夜便容你们吃得一饱，到了明天，不见得再有第二个和尚，送这些酒肉给你们吃，你们又去想甚好法子呢？依我的愚见，要是不想去做强盗也罢，若是果然要做强盗，须拣那极有资产的财主，天公地道，也须分他一半过来，做我们下半世的享用。”

那个卢魁将舌头伸了一伸，笑道：“和尚，你这人好大气，没的把世界上做强盗的事，太看得容易了。你通不知道那些有钱的财主，他防范强盗的手段，比什么还毒。他只须拿出些银子来，交给驻扎这地方的营长，那营长立刻便派了许多兵士，成日成夜替他家看守门户，怕苍蝇儿都飞不进去，

我们只好白望着叹气。若不是这样，我们弟兄们也不是呆鸟，可想早就做出来了。”小燕青也接着说道：“着呀！就以那城里的童百万而论，他不是赶在明年正月里，同袁半街做亲？这两家可算是宿迁财主了，他那声势，好不阔大，这几日之中，早就有那些团长、营长纷纷的送喜幛，送羊酒，可想营里那一班弟兄们，还不是替他们出着死力，同我们做对？其实那童老狗入的，再也算不得人。他仰仗姓袁的有一份家私，要将女儿嫁给他家去做媳妇，他女儿一点也不情愿，几次要同那老狗入的拼命。老狗入的哪里肯依从他的女儿？还硬生生的逼着他女儿自由结婚，还下了许多帖子到各衙门里头，请人出来瞧瞧他家女儿同女婿行礼。论他们家里这笔油水，谁也不想去沾惹沾惹？无如数一数二，再也数不到我们这些打闷棍的朋友，怎能劫抢他去？”

那个和尚微笑了笑，指着他们说道：“你们既打听得这一宗买卖，如何饶了这厮们，转缩着头不肯去干？不是和尚夸口，你们若肯给我做徒弟，听我的指使，包管手到擒拿，百万要分他五十万，半街要夺他小半街！”

卢魁同小燕青两个人听到此处，再仰头将和尚望得一望，不由重行跪倒在地，口口声声只喊着：“师傅！”和尚也不还礼，只用手将他们扶起来。这时候，想是教导他们的主意了，说话的声音便不是先前朗朗的，只管叽哩咕噜了好一会。在下又离得甚远，一句也听不明白，不好写出来告诉诸位，只且权且放着，等待将来做出来的时候，再行折证他们说的什么罢。

说完这话之后，那和尚方才侃然说道：“我原是中国的

人，自幼儿生在河南地方，后来见国家时局一天坏似一天，方才跑到日本，在他们佛教里混了几年。刚才承你们赐我一棍，全然不曾损我分毫，这就叫做铁衣衫法。前清开国时代，懂得这法子的人很是不少，后来年久失传，转是日本人得了我们这法子，逐渐精进，非常利害。我除得这铁衣衫法，还有许多本领，等闲了时候，再教导你们。我住在日本，一时原不想回来，叵耐那些日本人欺负我们中国，过于不讲情理。我想我是中国人，应该有些爱国的热心，我何忍还住在那地方忍辱含垢的同他们厮混？是以打从七月里，就回了中国。初念原想同那一班政客接近接近，好帮着他们做一番事业。后来由我在背地里窥探他们行动，简直是除权利而外无思想，除地盘而外无筹划，外交棘手，内乱频仍。在当局的也装着愁眉苦脸，朝也想辞职，暮也想卸肩。其实，过去的伟人，固存驽马恋栈之心，未来的军阀，方作逐鹿中原之梦。北方固是如此，南方也未必不然，真是处危巢而燕语犹喃，卧涸辙而鱼涎如昨。我才知道，亡清室者非清室，亡民国者非民国，其中大有一班醉生梦死的人，为将来功之魁罪之首呢。我后来又换了一个念头，觉得肉食者虽无远谋，那社会上或者竟有一班青年的志士，与我辈志同道合。我便在津、沪一带，暗暗的物色人材。咳！说到这里，更可叹了。那些号称文明的，也只讲究个衣履新奇，应酬周到。地方上出了一件重大的事，他们也随声附和，大家热闹一会。及至境过情迁，谁也不是依旧狂嫖的狂嫖，浪赌的浪赌？这一种人，便算他口口声声说是爱国，口口声声骂人卖国，我一定相信他够不上爱国。他就爱国，一经够得上卖国，他必然也去卖

国，不来爱国的了。我自经这种种的刺激，方才拿定我的宗旨，决意向你们这一班做强盗的人里，延揽英雄，结识豪杰。也亏我东奔西走，在北边一带地方，暗中结合了许多好汉，成了一个秘密党会，便叫作社会党，别人又称我们作无政府党，又讥消我们是过激派。呼牛呼马，我们原不必去计较，但是今日要救中国，必先从平民主义入手。象二位适才说的那个童百万、袁半街，试问他们哪里会有这许多财产？不是刻剥贫民，吞没国税，还有什么生财方法？所以我劝你们两位，与其拎着那枣棍儿，无事去送了那些孤身客人的性命，倒不如名功正气的将这一班守财虏的银子，分他一半到手，一般的由我们去办一办公益，兴实业，开工厂，广教育，设学校……”

卢魁仰着身子，正听得十分高兴，至此不由从鼻子里“噗哧”一笑。和尚正色说道：“你笑什么？”小燕青接着笑道：“我猜到我们魁哥笑的用意，他以为大家既已做了强盗，哪里还配去办公益？”和尚冷笑道：“你们可知道社会上那些办公益的人，比强盗能高得几多？他们借着公益为名，将人家银子骗到手里，挂起一面公益招牌，仅仅侵蚀些款子，还是小强盗。还有连公益招牌都不去挂，给他一个卷包逃走，那便是大强盗。老实说，我们把做强盗的钱来办公益，倒还是实心任事，不比他们把办公益的钱来做强盗，简直是假公济私。你们如何不去笑他，倒反过来笑我呢？”这一顿话，转将那个卢魁同小燕青，说得点头无语。

这时候，和尚又在火衣里面，取出两张花花绿绿的纸，上面还印着图记，每人交给他们一张，说：“这是我们党里面